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日本 政治思想史 研究

丸山真男 著

王中江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RIBEN ZHENGZHI SIXIANGSHI YANJIU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日] 丸山真男 著

王中江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328-2

I.日… II.①丸… ②王… III.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 IV.D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774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 数 267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代译序)

孙 歌



关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甚少,这是因为已经出版的他的论文集《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年)仅仅收录了他著述中非常有限的一个侧面,不可能展示丸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丰富内涵。现在王中江先生把丸山真男的代表作之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译成中文,堪称有识之举:这使我们中国的学人更易于接近这些日本思想家。^①丸山真男在1936年以处女作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开始了他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的生涯,在其后的60年中,他始终一贯地以他在这篇论文中所暗示的基本准则,在密切结合日本政

① 有关丸山真男的生平,仅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丸山1914年生于日本大阪,193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1950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直至1971年退休为止。他曾在197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被哈佛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称号。1974年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78年成为日本学士会会员。1996年因病去世。丸山真男的重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56—1957年)、《日本的思想》(1961年)、《战中与战后之间》(1976)、《读〈文明论之概略〉》(1986年)、《丸山真男集》(全16卷,别卷1。1995—97年)、《丸山真男座谈》(全9卷,1998年一)等等。

治制度批判和日本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学研究中,探索人类思想乃至精神结构的基本问题。因而,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便具有了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方面具备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而使思想上升为普遍原理的力量。

丸山真男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欧洲(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性理论,他终其一生所致力于完成的,是使这些西方资源在日本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具体而言,他使用诸如“理性”“主体性”等工具以对日本社会现实的症结进行批判,并试图寻找日本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天皇制为表象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暗藏的基本问题。这使得他在解释日本本土问题时不得不面对重重困境,就中最使他感到棘手的,是这种对于西方资源的使用方式面对来自同样思维定势的双重误解:一方面,这种误解来自日本知识界根深蒂固的“以日本独特性对抗西方”的图式,在这种对抗图式中,丸山真男被以“近代主义”和“反近代主义”相对峙意义上的“近代主义者”加以定义;另一方面,丸山真男在国际思想史研究界的声望又恰恰是由各种变了形的“西方中心主义”造成的,丸山真男最深切的理解者,比如《德川宗教》的作者罗伯特·N·贝拉,就是在将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普遍图式的前提下,论及日本现代性的特殊性和丸山真男学说的普遍性意义的。^①

① 参见《学者丸山真男与友人丸山真男》(みずず1996年10月号)。在该文中,贝拉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德川宗教》(中译本已由三联书店于1998年出版)受到了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因而它所表现出来的“使日本的独特性服从于普遍性理论”的倾向使丸山真男感到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丸山真男认为“只有欧洲文化才是人类普遍的遗产”。在贝拉的立场当中,虽然克服了浅层次的欧洲中心主义,但是,他明显地把欧美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人类普遍性原理的立场显然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变种。

丸山真男学说自身，其实也面对着一个两难之境，这就是西方资源在东方进行意义转换的时候如何真正切入本土语境的问题。与大多数日本“近代主义者”不同的是，丸山真男并没有因为他使用西方的工具而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西方语境里甚至简单地在日本的现象上贴标签，他是少数能够成功地利用西方资源的日本建立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之一。然而，他仍然不能回避这种方式的弊端，那就是，当他使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资源的时候，日本并不具备使这些资源得以直接发散能量的土壤，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上层到民众都过于急切地吸收来自西方现代化的成果从而使得日本的近代变得“早熟”。于是，丸山真男所进行的日本思想传统的建构工作，便先天不足地缺少真正的理解者，同时在早熟的日本现代性语境里，又不能不以“近代主义”的表象切近本土的精神结构问题。正如下文还会涉及到的那样，丸山的这种“近代主义”的表象在今天招致了激进的日本学人的批判。

丸山真男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出版于1952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由一系列独立成篇的论文组成，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思维结构中，随着历史的推移，近代意识如何突破了前近代的框架而“从内部”成熟起来。丸山强调，他所寻找的问题，不是分散的片断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统之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识的成长。为此，他不仅舍弃了虽然具有近代意识但在思想系列中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对象，如新井白石和三浦梅园，而且不去涉及在日本近代形成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的兰学者。丸山真男的论述对象被严格限定在“儒教的自我分解”的层面，他的视

线从日本朱子学到徂徠学再到本居宣长的国学,试图在这些通常被视为两极对立的思想家中寻找逐渐成长、变形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近代思想因素。不言而喻,强调在尚未开国的江户时代这样的思想因素的“内发性”并不困难,而这也正是丸山真男所期望的。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丸山真男把论述的重点集中于获生徂徠。这显然是由于近世日本朱子学在其分解过程中,由获生徂徠促成了其向近代形态的根本性转变。丸山真男特别注意到获生徂徠把朱子学的道德性转化为政治性,并从中区分出了个人道德和国家政治的不同分野,这就是他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续性思维的分解。而且,丸山真男特别指出,这种分解在近世日本儒学中是一个不断的持续性过程,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都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相关的作用;换言之,丸山真男并没有因为强调获生徂徠这样的独特儒学家在儒教分解过程中的作用而把日本儒学向近代形态的转型归结为少数思想家思想的结果。同样,在丸山真男的研究中,徂徠学所完成的不仅是朱子学的内部分解,还以否定性的关联使得儒学与国学发生了内在的联系,这种论述把日本政治思想史视为一个不断分解不断关联的内在有机形成过程,丸山真男试图从中引出的命题,无疑是日本近世儒学在这样的分解过程中形成的与西方近代政治结构及社会思想相类的整体性思维特质。顺理成章,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中,丸山真男又讨论了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从“自然”向“制作”的思维推移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他试图在日本思想资源内部寻找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主体性精神的努力;在此基础上,丸山真男还讨论了在通常被认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

之前就已然形成的日本近世国民主义的诸种形态，由此，《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轮廓也就十分明确了：它致力于寻找日本思想史自身的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日本的近代化是由西方引进、日本的近代性思想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的通说。同时，在朱子学被视为封建腐朽的意识形态的日本学术界，丸山真男的这种新鲜的视角无疑为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然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也正在这里。当他论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存在由内部产生的近代思维时，他衡量“近代”的标准仍然来自西方。换言之，丸山的“近代观”是欧洲式的。比如，他强调近代精神的重要特质之一是“合理主义”，并由此而论证以“非合理主义”而对抗朱子学“穷理”的徂徕学与国学在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中的位置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哲学史中的邓斯·司各脱等弗兰西斯教团哲学家和奥卡姆等唯名论者相对于全盛时期烦琐哲学的位置；而他所论述的从徂徕学到国学所完成的从“自然”到“制作”的转换，显然脱胎于西欧哲学史中对于近代主体性的认识。但是，丸山真男在使用这些价值观念衡量日本“内发”的近代思维的时候，他论述的重点却在于指出日本近代思维与欧洲近代思维的不同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反对把日本的儒教思想视为封建意识形态，而把兰学和与其相关的自然科学思想视为日本的近代思想的做法，因而日本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以反抗封建权力的形态呈现的，而恰恰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意识通过自我分解的方式演进而来的。获生徂徕、本居宣长，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完成的，不是对于封建政治的摧毁，而是对于它的内在性改造，丸山真男认为，恰恰是这种改造，才是日本思

想近代化的核心。换言之,日本思想的近代化,不是通过诸如兰学者们的努力引进外来思想实现的,而是通过朱子学的解体和来自儒学者自身的对于儒教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

于是,丸山就面对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他在事实上把理念性的“近代”绝对化了,同时,他也不能不因而落进了“日本特殊论”的圈套。这就是说,丸山的课题只能在对比他的西方近代理念检讨日本的非近代性的层面上展开,并且在事实上使日本与西方对立起来。

这部著作以及与它相关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的诸论文在战后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丸山真男成为日本思想界创立新的思考范式的精神领袖。^①我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丸山学说中上述显而易见的缺点,而是:当年轻的丸山真男刚刚开始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生涯的时候,他为何要以此种方式讨论日本的近代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使用欧洲的近代观念讨论日本的近代思想,同时又强调日本近代思想的特殊性?而这样一种方式又何以能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

仅仅以丸山真男的知识结构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充分的。在这部著作中,他所进行的对于日本思想特殊性的阐释其实与二十余年之后他开始论述日本文化的“古层”的努力是

① 都筑勉在《战后日本的知识——丸山真男及其时代》(世织书房1995年)中作了一个恰当的评价:他认为丸山真男以《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和《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为主的一系列著述,奠定了战后日本的新政治学的基础,也创建了超越政治学领域的、为战后日本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基本研究范式——从日本人的深层心理和精神构造入手分析其政治乃至社会行动样式,从而寻找从人和文化的角度而非经济结构深化社会科学认识的途径。

一脉相承的^①。也就是说,丸山真男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释日本式近代思维的深层结构,特别是天皇制所由产生的精神风土。事实上,经过60年代漫长的准备期(在此期间,他在大学讲台上持续讲解的是日本文化的“原型”问题),当70年代之后他开始讨论日本文化的古层问题时,他放弃了使用西方式概念的意图,试图在日本的本土语境中寻找关键词来解释《古事记》以来的日本思维特性,却并没有获得当初的那种轰动效应。然而,早期的丸山真男与后期的丸山真男并没有因其使用的分析工具的差异而变成两个人,他的思想中那个一贯性的线索——日本近代的思维方式——一直以复调的形式存在,这固然使他陷入了两难之境,但也同时赋予他的学说以真正的内在潜能^②。

使丸山政治学在战后获得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的并不是

① 早在60年代初期,丸山真男就开始在大学课堂上讲解“日本思想的原型”,试图寻找阐释日本近代思想形式的本土资源;这一讲座持续了四年之久,而在1972年,在罹病之后他发表了《历史意识的“古层”》,正面展示了他对于日本近代思维的复调式思考——即日本思维基本范型对于近代观念所进行的微妙修饰,构成了日本近代思维旋律中的“执拗低音”;而这种不易观察的修饰本身,则造成了旋律主体的“日本化”。丸山真男认为日本的外来观念与本土观念的关系是既相克又相辅相成的,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对立起来。1984年,他又发表了《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我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足迹》一文,系统地总结了他阐释了他以“开国”亦即文化接触为基本视角来处理日本的特殊性与世界史普遍性关系的关系的方法论,显示了比早期相对单纯的近代化视角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是,由于这些发表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长期前后的论文与当时的日本社会气氛有很多微妙的齟齬,再加上丸山真男的思考本身有值得商榷之处以及表述方式过于复杂,他有关日本本土资源的思考在思想史界得到的反应以负面为多。对此,笔者当另行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从略。

② 一个最有力量的反证是,当今日本的思想界在讨论政治思想史问题时,仍需要引证丸山真男或者批判丸山真男,“丸山真男研究”在他去世之后也正在升温,而人们公认有份量的丸山真男研究尚未问世。

他学说中真正属于“学术”的那一部分。正如他自己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使得观察德川时代近代性思考样式的成熟及其程度成为一个共通性主题的，是一个超越了纯粹学术兴趣的动机，这就是在我自身的专业领域里与‘近代的超克’论相对抗。”

所谓“近代的超克”，是指 40 年代初期在日本知识界逐渐形成的一个松散的舆论导向。说它松散，是因为它不具有真正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人物；说它成形，是因为它借助这个含混然而却又鲜明的口号为昭和前期的思想走向确定了一个形状，因而具有一种相对明显的方向性和鼓动性，并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近代的超克”的一个象征是 1942 年 7 月由杂志《文学界》主持的为期两天的同名座谈会，出席者中不乏现代日本杰出的知识分子（丸山真男亦称其中有他所尊敬者），但是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不仅在于确认日本在世界史中特别是在亚洲的“超克近代”的首脑地位，而且宣称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独特文化不受西方近代的影响，把日本江户时期“国学”以来直到昭和“日本浪漫派”的日本特殊论意识形态推向了极端，从而在学理上支持了太平洋战争以来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一时间，日本文化优越论成为舆论导向的主流，如同丸山真男所归纳的那样，“近代的超克”论者所设定的问题有表里一体的两个方面：一、明治以后的日本已经充分地近代化了，由于过分地吸收了西欧近代的文化和制度，以致使得“近代”的毒素蔓延成为日本的最大病患；二、“近代”之前未受污染的日本，保存着古代信仰和儒教等“东亚精神”，这种优美的“传统”才是日本对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贡献。而与此相对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两个问题

上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① 由此, 不难理解丸山为什么要如此维护“被作为替罪羊的‘近代’”, 以至于全力在“未受污染的日本”中寻找被视为明治之后才从西方输入的近代性思维因素。对于丸山来说, 维护近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问题, 而首先是一个战后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问题, 这就是他所说的“超学问的动机”。

近年来, 对于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他的其他相关论著, 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批判性意见。这些批判一部分来自日本的儒学研究者, 他们批判丸山为了上述“非学术的动机”而牺牲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这样的批判论著以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 丸山真男在很大程度上确把日本朱子学的内部分解理想化和理念化, 以至于使它变得过于清晰和失之于简单; 但是这种批评从未构成对于丸山学说的动摇乃至超越, 因为它来自与丸山真男完全不同的专家层面。而另一种批判则基于与丸山真男同样的“非学术的动机”, 这就是为了揭露当今世界面临的国民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而指责丸山真男在他的重要论著中制造“日本国民国家”的情结。我对于这后一种批判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因为它充分显示着后现代思维方式在解构过程中的批判性功能和由此而来的局限性, 同时也只有它才构成了对于丸山政治学的真正挑战。

日裔美国学者酒井直树在他的力作《作为死胎的日本语·

① 详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396—397页,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但是, 丸山真男对于“近代的超克”所采取的这种鲜明的对立态度也使他对这一现代性事件的观察失之简略, 对此笔者将在专门分析“近代的超克”的论文中涉及, 在此从略。

日本人》中收入了一篇文章：《国民共同体的“内”与“外”——丸山真男与忠诚》^①。在这篇论文里，酒井坦率地承认他对丸山的工作并不了解，对于他的思想脉络和他著述的政治实践性格的历史和社会上下文也几近无知；但是，这似乎也并没有带来酒井批判丸山时的踌躇，相反，却似乎使他更少顾虑乃至获得了更多勇气。我无法判断酒井这种态度是出于他的危机意识还是别的原因，但是至少可以判断的是，当酒井对丸山真男进行激烈批判的时候，他清楚自己在做一件有违学术常规的事情。

在酒井已经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明显地凸现着他对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背景的普遍性叙事的批判锋芒。但是，酒井的批判与东方知识分子（包括丸山真男在内）通常采用的“把东方话语上升为普遍性叙述”的努力相反，他以解构普遍性对特殊性这一基本图式为己任，具体言之，他对于普遍主义的批判是从瓦解西方的“假想的同一性”开始的，而他对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共谋关系的揭示则是从瓦解特殊主义的载体——现代国民共同体想像的“假想的同一性”开始的。他非常自觉地把西方和日本都具有的问题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比如种族歧视问题、帝国主义问题等等，在他研究日本历史的时候，他也刻意使用西历纪年而不是日本纪年。酒井进行的探索是艰难的，他反复强调批判性的重要，并指出西方与日本假想同一性的解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真正解决，而那种对于“他者”的同一化企图则除了加强对于自我的偏执性回归以外

^① 新曜社，1996年，51—72页。该文系酒井在北海道大学参加有丸山本人参加的讨论会时的发言，后整理成文。

不会带来任何批判性。要言之,酒井强调的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足的西方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足的日本人。

对于酒井而言,丸山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几乎具备了促使他进行激烈抨击的所有特征:丸山真男不仅在他的研究中建构了“西方近代”的假想同一性,而且还为了抵抗这种假想的同一性而建构了有关日本独特性的叙事。因而,酒井在该文中不惜无视丸山真男思想的上下文,是毫不奇怪的;而他在事实上也引发了日本本土对丸山真男的相似批判,这种批判在解构功能之外是否具有生长点,似乎还是个疑问。

酒井对于丸山真男的批判集中于他对于日本国民共同体的想像。他认为,自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以来,贯穿于丸山教授业绩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就是如何从自生的民族共同体中制造出基于个性主体选择的国民共同体来:“假设理念化的‘西洋’为丸山教授迄今为止的工作提供了现实批判的机能;但是,也必须承认,如此假设‘西洋’对于他的国民主义来说也是必要的契机。而同时,这种假定以决不能够逾越‘西洋’与‘日本’的鸿沟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区别。”酒井进而断言,这使得丸山真男间接地协助了“西洋”排他的和自恋的自我建构。^①

酒井的批判虽然有其逻辑上的正确性,但是却因而牺牲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丸山真男面对的课题以及他的时代社会处境与酒井面对的极其不同,而对于丸山真男的批判,无论是酒井的还是其他人的,基

① 见该书 70—71 页。

本上都是在超历史的理论层面进行的,在这个层面,能够接触到的丸山真男思维框架仅仅是由他的结论推论出来的,在很多情况下,丸山真男学说的关键却并不在于他的结论——正如下文将要涉及到的,在丸山真男的世界里,思维的**过程**才具有意义,结论一旦被实体化,便失掉了真正的活力。

对于丸山真男这样一位日本现代思想家留下的遗产,究竟应该如何继承?对于他思想的时代局限性,究竟应该如何超越?这似乎是一个没有得到认真思考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从丸山真男对于文学功能的思考进入丸山学说的上下文,是对于上述问题的一个回应;对我而言,丸山真男对于西方和日本的“假想同一性”的描述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丸山和他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在进行这样的描述时,他们究竟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我所忧虑的是,当丸山真男的思考框架和他的结论被视为他的思考本身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因而忽略了他真正希望表述的东西?

二

与一般研究思想史问题的学者不同的是,丸山真男有关文学的论著尽管数量不多,但是他的这些论著在他的思维世界中所占的位置却非常重要,因为几乎所有讨论文学的论文,都与丸山对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的思考相关,借助对于文学的思考,他揭示的恰恰是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难以推到前台来的本源性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丸山要把他对于本源性问题的思考放在文学论中来讨论？那么将会发现，在日本近现代精神史中，丸山为文学确定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轻视文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的现代日本知识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措^①，它暗示着一个潜在的深刻变革的契机。

丸山真男最早论及文学的论文是1949年的《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②。在这篇论文里，他对于日本的“肉体文学”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判，并从中引出了丸山政治学的重大命题：所谓近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虚构置于现实之上的精神。

提起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肉体文学”，即使是不太熟悉日本近代文学的中国研究者，亦可以立刻联想到日本以“私小说”为中心的自然主义文学传统。日本明治时期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表面上是对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模仿，但在实际上，它的作用却在于把日本人对于理性的排斥态度和对于“实

① 对于讲究理论严整和学科规范的现代社会科学来说，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难以占有重要位置是顺理成章的。就日本的情况而言，由于文学家与文学研究者自身的问题，也由于日本现代社会科学的制度与观念的局限，对于文学位置的轻视是一个普遍的倾向。例如，著名的哲学家广松涉在他的专著《近代的超克论》（讲谈社1989年）中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他在行文中多处强调，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中文士们的言论只不过是“理论以前”的程度，文士与评论家至多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他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京都学派”一边，认为京都学派为文学家完成了他们力不从心的“理论化”的任务。而在下文中将要涉及到，面对同样的问题，丸山所采取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他注意到了广松涉因为对于文学的轻视而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文学在昭和时代所处的独特位置问题，因而他对于同样的对象所进行的研究要深刻得多。

② 《丸山真男集》第四卷（岩波书店），207—227页。该文亦收入《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

际存在的样态就是美的”这样一种审美观“近代化”，并赋予它一种特别的形态——以表现人物的肉体感觉为主的“私小说”形态。所以，形象地称之为“肉体文学”很能表现它的关键所在。有关私小说的问题，笔者将在讨论小林秀雄的论文中专门讨论，在此从略；但有必要简单提及的是，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所催生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事实上，思维方式也必须借助于某种成形的“形式”才能得以确立，而反过来，它又会强化该形式的合理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与形式的“互动”过程中，日本的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结构了它的一条潜在的线索，而这条线索最重要的功能，不仅在于它把日本人的近代思维引向了肉体的自然状态，而且更在于它以各种形式引发了近代日本的重大问题。围绕着日本的私小说和自然主义文学传统所展开的各种形式的论争，暗示的正是“肉体文学”在日本近代思维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由于近代社会科学学科制度的严密分化，造成了一个盲点，使得日本学界倾向于把“肉体文学”视为文学界内部的事情，并且因其“前理论”的特点而将其排除在以“理论思维”而自诩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之外。

在此情况下，丸山真男对于肉体文学的讨论便格外值得注目。在这篇以对话体写成的论文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些基本命题：一、狭义的“肉体文学”指表现男女情事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战后日本文坛以肉体描写体现颓废情绪的风潮；而广义的“肉体文学”则意指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所谓植根于“日常性”的文学；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肉体文学”，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精神不能从感性的自然——所谓自然当然包括人的身体——中分化独立出来”，“作家的精神